朱氏詩傳膏肓

上

服部文庫
イ17
163
1

117
163
1

春臺先生著

朱氏詩傳膏肓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書肆　文英閣
青竹樓　梓

刻朱氏詩傳膏肓序

夫人無賢愚莫不有哀樂喜怒之情情發於中則必形於言詩也者人情之形於言者也三百篇其盡天下之人情乎夫詩出於人情則其辭必常人所曉知也故詩無淺義亦無定義是以古人賦詩斷章取義何拘拘於一偏哉朱仲晦

之說詩必於字字句句求其義是其所好義理之學成疾而入膏肓矣故其所著集傳者多貽後學害春臺先生慨焉嘗就朱氏詩傳中指摘其謬因而削去其無用之辯以明詩人本旨昔漢何邵公好公羊春秋而惡左氏遂著左氏膏肓以示其意今先生效何氏所爲而著是書因名之曰朱氏詩傳膏肓蓋謂學者必除義理之累然後可與言詩已矣書成而藏諸篋笥有年于茲操等蓋嘗竊得窺之近日有書肆乞鋟梓門人亦從臾之而先生可之因使操序其事於是乎序

延享丙寅夏五月

濵松　渡邉操友節撰

讀朱氏詩傳

日本　信陽　太宰純

甚矣仲晦之昧于詩也。夫詩者何也。人情之形於言者也。人無不有情。而情各不同。人君有人君之情。士大夫有士大夫之情。庶民有庶民之情。奴婢臧獲有奴婢臧獲之情。男有男之情。女有女之情。父母有父母之情。子有子之情。兄弟有兄弟之情。君子小人皆有其情。人無不有情。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情者實也。無僞之謂也。君子不知人情。不可以莅民。為政而不知人情。必有不行。是故古之君子患不知

人情而必欲知之然人情難知人情之所以難知者蓋以自王公以下至於家人父子男女之間為情各殊必也身處其地親為其事然後有以知其情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安居華屋之下苟以求知小人之情不亦難乎又況人主在九重之內而欲知閭巷人情難之難矣今夫詩者人情之形于言者也三百篇其盡之矣天下人情于何不有君子誦詩不出戶庭可以知天下人情知天下人情然後可以施政莅民此詩之所以有用於政事而知人情者為政之大經也六經之有詩以此仲晦乃以天道人事皆備於此而無一理之不具豈不謬哉鄭康成譜謂二南為風之正經大序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自邶以下十三國為變風此固傳說也雖亦有正變所謂正變者以詩人所處順逆為言也仲晦乃以邪正是非言之豈不謬哉如果以邪正是非之辨則詩者孔子所刪君子教人以其正而是者足矣何為存其邪而非者乎仲晦必以勸懲言之夫懲惡勸善者春秋之旨也春秋者實錄也故善惡皆書之惟仲尼因而修之明褒貶行賞罰以勸懲之所以立王法之大經也仲晦乃以是說詩豈不謬哉夫詩無定義以為勸善則

三百篇皆勸善也。以為懲惡。則三百篇皆懲惡也。詩之不可為典要迺爾。古人立言引詩。傳記所載可見矣。莊子曰。詩以道志。趙成子曰。詩書。義之府也。言天下之義盡藏于此也。皆知言也。夫子稱子貢子夏可與言詩。其旨在斯。韓嬰之作外傳。亦是物已。仲晦乃一切以善惡判之。何其固也。譬之如滄浪歌。仲尼聞之。以為自取之。漁父賦之。以喩其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之意。孔子所聞是。則漁父所賦非也。漁父所賦是。則孔子所聞非也。不識仲晦以為何如。孔子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敎也。若持是非之論。而偏乎

好惡。則豈溫柔敦厚之意哉。夫爭必有因由。詩之有序。且言其所由作耳。非有深意也。若執之以說詩。尤非聖人所以垂敎之意也。仲晦必以邪正是非斷詩。見序說或不通。因疑之以為不足信。亦其固也。史記所稱孔子刪詩云者。如後世所謂選詩也。詩者。君子所諷誦詠歌也。故不可不美其辭。孔子所刪。刪其不美者也。仲晦以刪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豈不謬哉。夫先王之道在六經。而詩居其一焉。六經者。所以為天下也。六經各有其用。六經闕一不可以為邦。仲晦說詩乃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

道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豈不謬哉。果如仲晦所云。則聖人之道。唯詩之一經而足矣。何以立六經為。信仲晦之言者。必將廢他經。是何異於釋氏執一經。而曰佛法畢具於此哉。三百篇詩。多不詳其作者。有士大夫所為焉。有出於閭里細民之口者焉。要之其人豈皆君子哉。惟其言也。善惡皆出乎情實。故能盡天下理義。後之君子有取焉。豈可概為孝弟忠信禮義之譚哉。仲晦不知詩。以為不道孝弟忠信禮義之言。非詩也。豈不謬哉。夫務治心者。釋氏之道也。聖人不必。仲晦乃以心語道。及其説詩。亦必以心為言。惑

矣哉。夫詩者。人情之發也。豈可以心言哉。非徒不可以心言。亦不可以道言。必以心與道言。仲晦之所以為不達于詩也。不啻仲晦為然。大都宋儒皆然。詩之衰于宋。職此之由。哀哉。此不特詩之厄。廼道之厄也。有志于復古者。可不為痛哭乎。客問曰。然則今人學詩如之何。曰。從毛鄭及爾雅訓故。以求其義。不問作者之賢否。不議言之邪正。但誦其辭。朝夕諷詠。以求其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與夫可以言。可以達於政事。可以使於四方而能

專對。可以不牆面而立者。此古人學詩之方也。孔子之教也。若仲晦者。非徒不知詩。要之乃不知聖人之道者也。余故書此。以示二三子學詩者。仲尼復生。不易吾言矣。

讀朱氏詩傳終

朱氏詩傳膏肓卷上

日本 信陽 太宰純 撰

晦菴注詩而謂之傳。傳之名妄矣。蓋夫經之有傳。自仲尼始謂之傳者。言上有所受。而下傳之將來也。孟子嘗稱於傳有之。亦言其有傳說耳。漢儒釋經。皆謂之傳。亦明其有所受。非臆解也。宋儒之說經則不然。專以臆解。不從傳說。好立新義。如晦菴之注詩。謂之注則可。安得謂之傳乎。晦菴本不知詩。其說詩也。不足道已。然其間有大紕繆者。貽學者害不少。則亦豈得不辯哉。庚戌之春。二三從

遊者。集于紫芝園而讀毛詩論及朱注。余爲悉辯
其非因又錄其中一二尤者以示之庶幾大意已
明。三百篇之旨因可以例推云。

國風。一晦菴注曰。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
鄕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
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純曰。正風變風之名固也。正風者。皆處順地者所
作。變風者多處逆地者所作詩人所處雖異而其
言出於中情則同也。中情者何好惡悲歡也。君子
誦變風則能知人情之曲折是以夫子列之篇。雖
淫奔之詩而不舍也。若以備觀省而垂鑒戒如晦
菴之云。則先王以詩敎人豈非誨淫乎。今當削自
所以至下也十五字。自則亦至戒耳十八字共三
十三字。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注曰愚謂 止 本矣。

純曰。此評語也。自漢至唐。諸儒釋經但解本文不
下評語古法迺爾。晦菴注經好爲議評仲尼而下。
盡在所評縱使其言之善尤非恭遜之道也。況其
所論皆性理之談心法之說。非孔氏之道者乎。

葛之覃兮 止 喈喈。注曰賦也。

純曰。詩之賦比興。當於一二句之間言之。不可以一章言之。句有賦者。有比者。有興者。章則有賦而比者。有比而興者。有兼賦比興者。罕有偏賦偏比偏興者。是賦比興不可偏言也。晦菴乃概以一章言之。曰賦也。曰比也。曰興也。謬哉。且如關雎首章。毛傳曰。興也。朱注亦曰。興也。余謂關雎固興也。然以關關雎鳩。比窈窕淑女。則是亦比也。雎鳩淑女皆賦所見。則是亦賦也。葛覃首章。朱注曰。賦也。然葛葉萋萋。黃鳥喈喈。皆詩人所以興感。則是亦興也。大抵詩多興起。雖近體絕句之詩亦然。故毛傳未嘗言賦比。而間釋曰興也。實亦言其大略耳。晦菴則於每章下。偏言賦比興。疎謬甚矣。吳鶴林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毛公所以獨標興體也。此說得之。

葛覃三章章六句。注曰。此詩止近之。

純曰。此亦評語也。

采采卷耳。注曰。人。蓋謂文王也。

純曰。人。良人也。凡詩稱人。稱君子。固有所指也。然不可指定誰某耳。此人字。晦菴以爲指文王。妄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注曰。此亦止考矣。

純曰亦評語也。

樛木曰樂只君子。注曰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

純曰君子人之美稱。通男女。稱婦人曰君子。豈小君內子之謂哉。晦菴蓋以君子爲丈夫之美稱。而此稱后妃曰君子。故強爲之解曰猶言小君內子也。惑矣。按邦君之妻曰小君。卿妻曰內子。若所稱君子。是指士妻。則晦菴將何以解之。非唯君子之稱可通男女。淑人美人亦皆人之美稱而通男女。考例可知也。此詩君子。毛傳無解。古義可見也。

兎罝之二章曰公侯好仇。注曰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偶。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卒章曰公侯腹心。注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純曰古詩疊章者。所以反覆詠歎也。疊章則必換韻。換韻者未必有異義焉。特其辭時有淺深輕重耳。然亦偶爾也。晦菴說詩。必欲使其義一章重一章。乃過求義理之病也。其實不知詩也。今此卒章之注。當削則又非特好仇而已八字。而存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九字尚可。

采采芣苢。注曰。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純曰。詩中言采者多矣。豈可以一一詳其所用乎。
如後世詩詞。言尋芳拾翠。亦豈可問所尋果何芳。
所拾果何翠乎。毛傳云。宜懷妊焉者。特言車前所
宜耳。申公詩說曰。芣苢。童兒鬪草嬉戲歌謠之詞
賦也。可見矣。凡詩者。辭義甚淺。而意思甚深者也。
意思之所以深。不在辭義。楚辭曰。嫋嫋兮秋風。洞
庭波兮木葉下。又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
萋。唐詩曰。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此皆辭義至
淺。兒女子所能言者。而意味雋永。都在言外。非諷

詠無以覺其妙。晦菴說詩。必欲令字字句句。皆有
意義。可謂固矣。

麟之趾。注曰。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純曰。言麟者。比興也。必言趾者。協韻也。豈取其不
踐生草。不履生蟲哉。毛傳不言之。可見矣。朱注下
文。言麟以下五十五字。遂因趾字生意義。敷衍道
之。無用之辯也。

麟之定。注曰。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
純曰。首章言公子。此章欲言公姓。故先言麟之定
以起韻也。豈有意義乎。此詩若更疊數章。則麟身

所有。耳目鼻口首尾皮毛。皆可言也。說者其將悉求其義耶。則爲麟亦難矣哉。下章言角亦與族字協韻耳。非取其角端有肉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注曰。按此止誤矣。

純曰。亦評語也。

鵲巢之首章注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

純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被后妃之化。則有之矣。惟於詩辭。未見其所謂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及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耳。不識晦菴何以言之。

甘棠之次章注曰。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卒章注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純曰。首章曰勿伐。二章曰勿敗。三章曰勿拜。換韻而已。晦菴以爲勿敗重於勿伐。勿拜又重於勿敗。故此章及下章注云云。果如其說。則末句茇憩說亦有輕重乎。鄭箋云。拜之言拔也。是則拜重於伐。

而言勿拜於卒章。何哉。

嘒彼小星。止 寔命不同。注曰。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圏外又曰。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純曰。序云其命有貴賤。箋曰。命。謂禮命貴賤。此古訓也。晦菴所云。乃宋儒謬說也。其以上下字應言興。亦非。下章注放此。

小星二章章五句。呂氏曰 止 者也。

純曰。評語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陳氏曰 止 已矣。

純曰。評語也。

林有樸樕 止 如玉。注曰。上三句興下一句也。

純曰。所云興法。乃朱氏私家之說也。

何彼襛矣之首章。注曰。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敎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純曰。昔之學詩者。但玩其辭而已矣。不必問其時世。故毛傳鄭箋皆不議其世也。晦菴獨欲究之。故

有是言。
華如桃李。注曰。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純曰。果如所云。則是比也。豈特興而已哉。
其釣維何 止 之孫。注曰。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
而爲婚也。
純曰。鄭箋云。釣者。以此有求於彼。何以為之乎。以
絲之為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
善道相求。此說是也。如晦菴所云。則其釣維何一
句為附贅矣。何則絲之合而為綸者。非特釣也。
彼茁者葭 止 騶虞。注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

卽眞所謂騶虞矣。
純曰。亦朱氏私家之說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注曰。文王 止 傳矣。
純曰。評語乃心法之說。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注曰。愚按 止
疑耳。程子曰 止 風化天下。
純曰。皆評語也。
燕燕之卒章。注曰。楊氏曰 止 惠矣。
純曰。評語也。
日月之首章。注曰。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

詩之所以爲厚也。

純曰。評語也。

報我不述。注曰。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純曰。毛傳云。述循也。鄭箋云。不述。不循禮也。此古訓也。晦菴改之曰。不循義理也。夫所謂禮者。先王所制。而吾人皆所當循也。故責之於人。而人莫敢拒之。所謂義理者。隨人之所見而無常度者也。故君子小人。各有所以為義理。我以吾義理正人。則人亦以其義理抗我。爭之所由起也。且禮者。實事也。義理者。虛言也。古人不貴虛言。晦菴以禮為義理故也。余嘗以為宋儒義理之說作。而先王之道廢焉。不其然乎。

終風之首章。注曰。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貞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次章注曰。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純曰。皆評語也。晦菴於燕燕。日月。終風。凱風。谷風。旄丘。諸篇。每稱其温厚。悅其言婉曲不迫也。詩固有婉曲不迫。如此數篇者。獨不有直切如相鼠巷伯者乎。詩三百篇。亦非一體。何獨取其温厚和平。婉曲不迫者。而舍其他乎。

凱風曰。爰有寒泉止勞苦。注曰。於是止放此。

純曰。評語也。

谷風曰。行道遲遲止如弟。注曰。葢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卒章注曰。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純曰。皆評語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注曰。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純曰。小序所云。葢皆傳說也。雖有可疑者。然舍此而他無所考。則固不得不從耳。晦菴弗信序。而別求其說。亦義理之學也。三百篇詩。何可以一一而

考証乎。卽令可考。古人不必考爾。後凡言姑從及不取序說者。皆放此。

旄丘之首章。注曰。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次章注曰。詩之曲盡人情如此。三章注曰。至是始微諷切之。卒章注曰。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純曰。皆評語也。

簡兮之卒章。注曰。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純曰。評語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張子曰 止 似之。

純曰。評語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楊氏曰 止 處矣。

純曰。國君夫人。父母沒而不得歸寧者。先王之制也。禮不得而思之者。人之情也。夫子列此詩於篇者。閔其情也。故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若夫女子適異國者。父母終。而不得歸寧。於禮有其制焉。豈又假詩以明之哉。龜山之言謬矣。

北門三章章七句。楊氏曰 止 臣也。

純曰。亦評語也。

北風之卒章曰。攜手同車。注曰。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純曰。同車亦換韻而言耳。安有同行同歸言賤者。而同車特言貴者乎。若更疊一章。則必曰同舟。晦菴其將解之曰無足者亦去邪。且同行同歸。未見其必賤者。宋儒義理之學。何其拘也。豈非可笑之尤者乎。

靜女之首章。注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純曰。自邶以下。列國之詩。毛鄭不以爲淫奔者。晦

菴率以爲淫奔觀。其曰此淫奔期會之詩也。見其
不屑說此等詩矣。若使晦菴刪詩。則凡淫奔之詩。
必盡在所刪。嗟乎若晦菴者。不可與言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注曰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
放此。

純曰。序云。新臺刺衛宣公也。詩辭亦明矣。晦菴更
何考乎。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太史公曰 止 何哉。

純曰。此太史公論衛世家也。詩自悼二子。何假史
論哉。

柏舟曰。之死矢靡慝。注曰。以是爲慝則其絶之甚矣。

純曰。上章曰靡他。此章曰靡慝。換韻而已矣。晦菴
拘焉。

牆有茨之首章。注曰。理或然也。

純曰。舊說可從。則從之耳。尚何問其理之然否乎。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楊氏曰 止 深矣。

純曰。評語也。此詩特見民情醜君上之淫亂耳。龜
山以為訓誡。不亦迂乎。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萊
呂氏曰 止 深矣。

純曰。評語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范氏曰止亡矣。胡氏曰止旨矣。

純曰。皆評語也。胡氏特說春秋耳。晦菴載之於此書。何也。

蝃蝀之卒章曰。不知命也。注曰。命正理也。圈外曰。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止順命。

純曰。毛鄭皆以命為父母之命。是也。晦菴以為天命。亦一義也。唯解命字以為正理。大謬。命豈正理也哉。謂命為正理。晦菴之不知命也。孔子嘗言君子畏天命。如命果是正理。則君子固達理矣。何畏之有。程子之言。乃心法之論。何關於詩。

干旄三章章六句。注曰。蓋見止本云。

純曰。評語也。晦菴取小序。率如不得已。何其信古人之難也。

載馳曰。衆穉且狂。注曰。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眞以爲穉且狂哉。

純曰。衆穉且狂云者。至情之發也。晦菴此言。徒爲詩人解說耳。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范氏曰止故也。
純曰。評語也。所謂父母没則不得歸寧者。禮也。非
義也。禮必有義焉。禮豈卽義哉。宋儒不識禮義之
辨。大抵以禮為義。
淇澳之卒章。注曰。盞寛綽止見矣。
純曰。評語也。
淇澳三章章九句。注曰。衛之止之也。
純曰。亦評語也。
考槃之首章。注曰。詩人美止樂也。
純曰。序云。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

者退而窮處。夫賢者而窮處。賢者之不幸也。何美
之有。晦菴一切以不仕爲賢。如論語注。以邦有道
穀為耻。可見矣。要亦佛氏之道也。此詩之義。當以
序及傳為是。晦菴不可從也。
碩人之邁。注曰。邁義未詳。或云。亦寛大之意也。
純曰。毛傳云。邁寛大貌。其義自明。晦菴何以謂未
詳。且其取毛傳而或之。何也。
氓之首章。注曰。夫既止戒哉。
純曰。評語也。
士之耽兮。止不可説也。注曰。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

無所妨也。

純曰。詩辭自明。何必為之解說。

芄蘭二章章六句。注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純曰。序及鄭箋明言惠公以幼童卽位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晦菴何所疑而弗取之。

河廣之首章注曰。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

純曰。以下文故作此詩之句。接上文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則其意自足矣。中間二十一字。無用之辯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范氏曰止故也。

純曰。評語也。

伯兮曰。使我心痗。注曰。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純曰。首疾心痗。亦疊章換韻耳。豈有淺深哉。晦菴拘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范氏曰止此也。

純曰。評語可厭。

衞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張子曰止放此。

純曰。評語也。

黍離之首章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注曰。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次章曰。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注曰。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卒章曰。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注曰。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純曰。苗搖穗醉實噎。三章換韻。唯此六字。苗與搖協。穗與醉協。實與噎協。亦偶然耳。詩人之興。豈自感觸。何所拘泥乎。固哉晦翁之為詩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元城劉氏曰止意也。

純曰。元城以此詩三章。成於三次。若然則稷自苗而穗而實。固有次序。黍則始終離離。豈有是理哉。劉氏之愚可笑。

君子于役曰。羊牛下來。注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純曰。牛羊。羊牛。在詩辭。何先後之可拘哉。費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又曰。馬牛其風。又曰。竊馬牛。如晦菴說之。則將曰。舍者先牛而後馬。風者馬在先而牛次之。竊者先馬而後牛乎。晦菴此等解。使人捧腹。

君子陽陽注曰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

純曰。評語也。

揚之水之首章注曰。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純曰。亦朱氏私家之興法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注曰。申侯與犬戎止也哉。

純曰評語可厭。

中谷有蓷之次章注。曾氏曰止至也。

純曰。評語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范氏曰止見也。

純曰。亦評語也。

兎爰之卒章注曰。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純曰。聰聞也一句。毛傳也。無可議焉。無聰猶無覺也。換韻而已。何必以無所聞為死乎。

采葛之次章注曰。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卒章注曰。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純曰。三月三秋三歲亦換韻耳。豈以久近為深淺乎。不然。三秋是為一時三閲月耶。是為三度秋耶。如為一時三閲月則與首章三月同義。如為三度秋則與卒章三歲同義。是如何分別久近乎。然如後世詩言三春三秋皆謂一時三月。言九春九秋。

皆謂一時九旬也。晦菴不考耳。

大車之首章注曰。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純曰。評語也。

叔于田曰。洵美且仁。注曰。仁愛人也。

純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人之為仁固也。何須注解。故先儒未嘗注仁字。晦菴別解仁曰。愛之理。心之德。一曰。本心之全德。一曰。當理而無私心。晦菴說仁有大小二端。彼其意以愛人仁之小者。非仁之全體也。此詩仁字不可以愛之理心之德解

之故。以愛人解之。殊不知此詩及盧令所謂仁者。皆詩人目其所美之人云爾。夫豈以仁有大小深淺之異端哉。晦菴不知仁故也。所謂愛之理心之德等語。古訓所無。朱氏一家之私言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胡氏曰 止 深矣。

純曰。胡文定說春秋之言。何關於詩。晦菴載之於此何哉。

羔裘如濡 止 不渝。注曰。言此 止 指矣。

純曰。此詩通篇言人德稱其服耳。此章首句美其裘。次句美其人。安有若晦菴所云哉。以所受之理

四字貼命字。亦其家言也。且三百篇中。不知其所指者多矣。要不必問之耳。晦菴必欲悉知之。亦過求義理之病也。今此注唯存此蓋美其大太之詞八字。而刪其餘三十九字可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注曰。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

純曰。以豹皮飾裘。取其文也。豈取其武而有力哉。必如晦菴所云。則狐為妖媚之獸。服狐裘者亦妖媚如之與。朱注至此。令人噴飯。

女曰雞鳴之首章注曰。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次章注曰。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卒章注曰。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純曰。皆評語也。

出其東門注曰。是時止信哉。

純曰。評語也。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注曰。鄭衛止信哉。

純曰。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論語云。放鄭聲。晦菴据此等語。遂

以鄭衛之詩。多淫奔期會之作。然論語及樂記所云。一曰聲。一曰音。而未始曰鄭衛之詩。彼特言二國聲音之淫耳。所謂聲音者。人聲器音是已。其實二國之詩。豈必皆淫奔之言哉。唯其人之所歌。與器之所和。皆為淫聲。故君子惡之。君子之所惡。惡其淫聲耳。非惡詩也。雖二南之詩。若歌之以淫聲。和之以淫聲之器。則盡為淫樂矣。以鄭衛之詩而正其聲音。則盡為雅樂矣。至若今俗間歌謡猶然。歌之以正聲。和之以正音。則雖淫辭而不能蕩人心。況鄭衛之詩。非必淫辭乎。凡詩無一定之義。在觀者所見何若耳。鄭衛之詩。先儒不以為淫奔者。而晦菴多以為淫奔。不知辭與聲音。自為二途也。三百篇。仲尼所刪定。後之學者。又何所簡擇取舍哉。晦菴蓋不滿于仲尼之刪者也。嗚呼愚哉。

還之首章注曰。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純曰。此二十四字評語。可刪也。所謂有所自者。指太公也。夫太公者。文武之所師事也。後世何得議之哉。

猗嗟三章章六句。或曰 止 見矣。

純曰此論莊公也不當載之於詩注焉晦菴不解注經法也

葛屨之首章注曰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純曰三百篇詩多不詳其作者後之說詩者亦不必詳之非大義所關也晦菴乃必欲詳之所謂不急之察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止之意

純曰評語也

陟岵之首章曰猶來無止注曰蓋生則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純曰止者不歸之辭非必謂死也晦菴以為死而不歸何哉或解以為獲亦泥矣傳箋皆所不言也

次章曰母曰嗟予季注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又曰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純曰傳云季少子也晦菴取之是也予季猶子子也換韻而已安有人母以愛少子而曰予季哉棄字義明毛鄭故皆無解晦菴何必曰死而棄其尸乎所謂棄者豈必棄尸哉

卒章曰夙夜必偕注曰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純曰。傳曰。偕俱也。其義已明。晦菴泥偕字云然。

蟋蟀之首章。注曰。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純曰。評語也。

揚之水之卒章。李氏曰 止 人也。

純曰。評語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注曰。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純曰。序云。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傳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又曰。究究猶居居也。及箋所解。辭義甚明。晦菴弗從云爾。

亦不信古人之病也。

無衣之首章。注曰。蓋當是時 止 痛哉。

純曰。評語也。

有杕之杜之首章。注曰。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純曰。評語也。

夏之日。冬之夜 止 其居。注。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純曰。評語也。

小戎之首章。注曰。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

赴敵而無所怨矣。

純曰。大凡人言必有倫序。此詩上六句誇車甲之盛。而下四句言其私情者。言之序也。與師之以義與否。所不必問也。晦菴所云。無用之辯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春秋傳曰 止 怪哉。

純曰。晦菴引春秋傳而論殉葬之非。編之史論則可。於注詩乎何關。

晨風之首章曰憂心欽欽。次章曰憂心靡樂。注曰。靡樂則憂之甚也。卒章曰憂心如醉。注曰。如醉則憂又甚矣。

純曰。靡樂。仍欽欽之意也。如醉。猶靡樂也。每章換韻而已。有何深淺。晦菴拘矣。

無衣之首章注曰。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純曰。毛傳但云興也。而不言興之所取。晦菴所云。特其私家之法耳。

無衣三章章五句。注曰。秦人 止 之也。

純曰。亦史論也。非詩注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王氏曰 止 厚也。廣漢張氏曰 止 消矣。

純曰。皆評語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注曰漢楚元王 止 意也。
純曰引事以証詩義外傳之體也非注經之法也。
株林之首章注曰詩人之忠厚如此。
純曰此一句評語也此詩之妙在造語之工與牆有茨同道君上之惡而此更渾厚眞風人之言也學詩可以言者是之以也晦菴特稱其人之忠厚。亦可謂不知所評也。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東萊呂氏曰 止 疑哉。
純曰評語也所論正變乃宋儒謬説無取也。

素冠之卒章注曰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純曰如一猶同歸也換韻而已晦菴拘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注曰昔宰予 止 母乎。
純曰此一段雖引論語然其意渉于議論不如削之。
鳲鳩之首章注曰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 止 知也。
純曰序云鳲鳩刺不壹也而不言所刺今詳全篇不問其何所指而辭義自明晦菴若憾於不知其所指者何也陳氏特論君子之德容於詩無關皆

無用之辯。當削之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程子曰 止 終也。陳氏曰 止 正也。

純曰。二子所論。皆易道也。於詩何關。晦菴載之於此。欲以易道明詩也。惑哉。夫詩自詩。易自易。易豈可以明詩乎。晦菴不知六經之分故也。

七月之次章注曰。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也。三章注曰。葢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四章注曰。亦愛其上之無已也。五章注曰。此見老者之愛也。七章注曰。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純曰。皆評語也。

卒章注。蘇氏曰 止 札也。胡氏曰。藏氷開氷。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為治也。張子曰 止 壽也。

純曰。蘇取春秋傳申豐之言。以說藏氷之義。胡又從而明其旨。張則舉本章大意而評之。皆詩外之餘論也。晦菴廁之注解。何其贅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王氏曰 止 義也。

純曰。此贊語也。不當編之注中也。

東山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注曰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純曰詩人特因其所見以起興而適覩苦瓜與栗木耳何有意于土宜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注曰愚謂 止 患也

純曰晦菴引序而從釋之是也其下遂至于評論一詩則無用之辯也

破斧注曰然則 止 見矣

純曰晦菴上文至豈不大哉解本章已詳自然則而下乃其私家議論長語無取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范氏曰 止 之哉

純曰舜之封象周公之誅管蔡皆聖人之行事千載之下何容議之宋儒好議古人雖聖人亦在所議豈非僭妄之甚乎

狼跋之首章注曰蓋其 止 法矣

純曰評語可厭

卒章注程子曰 止 瑕也

純曰評語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范氏曰 止 一也

純曰淳夫所論節有旨然於詩無關則亦無用之

辯也。況聖人之行。不可知者乎。

右國風

朱氏詩傳膏肓卷上 終